

處

實

堂

集

處實堂續集卷之二

甲乙稿

長洲張鳳翼伯起撰

書

荅顧吏部道行書

僕以懶慢鄙夫老大委棄所謂世與我以相遺矣乃爲名
卿著之齒頰間已難消受矧復存以尺牘寵以瑤編重以
珠玩僕何人斯而斯之承素孫受知門下若拔自塗泥而
登之雲霄對非之采不啻不遺管庫矣凡在藝苑孰不勒
之口碑旣感且羨仕路遲速巧拙賢者自有定衡匡衡劉
向似亦可慕誰謂今無其人也會面計不遐使旋率爾附

謝

與王太史胤昌書

曩有客自魯門來爲下走談王太史奕棋覽詩僅一過目
棋罷悉舉以荅問者舉座驚歎固知安世之三篋具作應
奉之五行並下未足多也然雲泥異致判無由通辟如生
今而稱述古人耳不自意蒙葑菲之采得悉許可於獻弟
書中何異聞然空谷聞足音已喜矧聆鈞天之奏哉茲因
徵詩者之便附致謝私賓鴈鼓翼率爾不備

荅徐侍讀書

辱遠念見示武錄語語中國家隱憂非胸中有數萬甲兵

者不能作此便可知方叔召虎皆在公門明窓三復令人
起封狼居胥意嗟嗟老矣徒慕魚龍川垂綸人夢爾夢爾
又何能贊一辭哉盤游之慮真得大臣之體愚見宜查先
朝名臣議中有欲於經筵日講之儀稍寓游息之意無爲
聖體所苦且令下情得以上通談間與賢相君商之如何
總曆之惠遂令山中亦有甲子草木知春德意沛哉

荅王太史胤昌書

僕之不赴公車也數年於此矣疇不知之想客醉誤荅耳
幸毋笑吳中俗薄也然而竟辜門下折節之雅悵何可言
韓存良徐公望二侍讀是僕生平相知與門下同官倘談

間及僕試問野人之狀多可爲捧腹者應無異對面也特
雌伏之人夢想丰神無緣一接不能不悵然耳曩冊一葉
自獻弟處傳至索詩率爾應酬曷足揄揚盛美惟仁者爲
藏拙可也二遊記讀之琅琅雖不得從遊然神已馳於杖
屨間矣謾跋數語不知可續貂否素卷書五言律數首外
一詩書扇頭文選一部俚詞四冊并上伏櫪之驥遇伯樂
而効鳴非所以報尊賜也積雪凝寒幸慎起居餘不一

荅唐禮部元卿書

憶自留都識足下於青衿中意氣懸合談甫班荆交成傾
蓋迨足下弁鄉書登上第涉清階間一會晤歡好如昨無

聞每述生平相知指不再屈特以雲泥異致越境成遙而
心不以迹曠彼此能諒之也文選之行大得足下許可之
力私心銜之矣郎君象賢自是足下家門故事然高膺鄉
薦適始聞之不覺鼓舞野人杜門既久外事罔聞類如此
真可笑也辱委書扇已經年懶於作楷以二十年故人遠
道走幣誼不能違強顏操觚頗多荆棘惟高明取之驪黃
之外耳南游諸作絕倫逸群讀之不能去手且知有彈冠
之慶幸甚計此後便亨天衢雲霄轉邈不知人生相見是
何年也

寄太常許公仲貽書

鳳翼自丁丑閉戶以來門外事罕有聞知用是坐失祗候
然山斗之戀未嘗不在肺腑也恭惟達尊歸然生甫辰及
捧觴頌德奔走海內乃鳳翼以母老不能遠遊末由叩首
奴客後列聊因鴻便附致芹私倘荷賜存無任榮躍

達曾令君舜徵書

吳中習狙詐好模擬筆迹造爲贗書以罔上行私計高明
洞燭情僞可無此虞第恐下車多政或有乘間竊發者敢
以預達賤子生平硜硜株守不敢以片言隻字干謁公府
此朱公祖傳父母可質也倘此後有書上瀆祈撓明法卽
係詐僞顛望電照霆擊緣事係名節不得不爲之曲防幸

賜垂諒

答馮咸甫書

尊君萬福歡慰臺使者至吳弟以懶慢不及從諸同袍入
謁繼此辱郡伯朱公之訊意欲令弟獨往弟終謝以不敢
此自雌伏人故態不可爲例也若欲入見自應從衆從俗
磬折非過苟律以雅道則必俟其先施須高明裁之足下
仰承忠孝家法而又能爲之闡揚信是盛事泰山碑匆匆
未遑卒業然書法駸駸逼古人矣蒲鞋佳甚得此則一步
履皆足下惠也春初得枉玉甚慰懸懷

荅勞比部惟敏書

弟又不作貴遊書若慕甫南遊自於左右不能率懶性既
得輒記室已矣復荷俯報兼以精貺媿何以當應心以小
瘍解組雖人情所難亦辜明盛世左右豈宜慕効之弟去
冬儲米足餬今歲口已自滿足且釀二十石秫可以供客
方自督之漉漉此外時或從老母引二兒玩文禽狎海鷗
因自題一聯於小園云就眼前則已足望分外便是癡情
事如此亦左右所欲聞也新記一冊乃季秋爲老母稱觴
而作附上博笑

荅葉順德處元書

仔自貴治來傳致手教兼拜雅貺既精且豐領次感戢去

歲歲大將軍以開府之命旌指羊城便道相過謹呼痛飲
曾與道左右風度渠爲神馳想到日已成相知矣此後劉
憲副入賀還臬曾附致一書計不至沉浮足下以干將割
鷄百事迎刃聲稱籍甚先後推轂者知更僕未易數臺省
清華應虛席以俟簿書之勞亦且不久延登之慶未必爲
巧宦獨得也沙倩昔荷及門濫厠桃李今許附喬復成絲
蘿幸也幸也稱說厚德者殆非口碑所能勒也顧其時命
塞阻近又惟內艱即數椽且岌岌矣如何如何茲另有一
緘少謝垂念端石領訖令吾丈以弟故不及包孝肅弟之
罪也弟碌碌無一善狀惟上奉老母下訓二息或鷄息齋

中或鶴立池上俯仰吐納差可延歲月耳知足下念之深
并及之

荅湯應之明府書

披讀手教爛若瓊林大盈知仕優尚友怡神漢魏且言言
情實無異面對感德興懷何可言喻第推與過重非野人
所敢承耳弟審時度才自應世遺老母望八更難遠遊坐
是甘曳尾卽向所同鄉書者彼此多寥寥乃荷遠道見存
損祿垂貺君子用心之厚願如是哉足下名在題屏聲籍
治劇清要延登期可屈指計何歎數竒爲豫章梗柵隆棟
明堂乃下羨乎樗全耶聞秦老師天錫介福係海內蒼生

之望極慰下衷第不材不能策名清時爲公門桃李慚不能通候而悲歌當泣寓情水虫乃爲伶人所採薦之賓筵媿也罪也便間望一叱賤名所問不可謂盡無其人臣門如市臣心如水耳晉擢後當知之一笑一笑踈野不能備禮凡儀狀副啓合而爲一恃相知耳使者立俟報慳慙殊不一一統祈原之

與傅明府書

襄與二三同袍會舉一醜欲仰邀臺下及抵門屏則聞撫臺已至知且多政未暇垂眄故僅留一刺而返想已輒電覽矣昨舍姪示手教令人三復浩歎僕嘗以臺下爲知我

今則不敢有此望矣以臺下之國士我者尚爾又何望其
他哉夫俚鄙吳人之通弊而實吳人之末習不足損人祇
自損德自好者豈願爲之歟侯有言臣好道不與人爲讎
僕不惟素德臺下卽諸山人與誰有間而乃損已以損人
爲此刻薄事哉蓋不獨知器之當忌亦無鼠之可投也此
歌在春仲聞之外間云去冬已有邇來則漸息人且厭聞
之緣近有一不相愛貴人於席上大言僕作山歌僕微聞
之則知其欲中傷僕且將聞之臺下矣然藉臺下坦懷洞
識必當付之罔聞不意不能釋然也豈詭譎奇想足動明
遠耶僕以定省故不能披髮入山懼謗積毀有不止此死

生禍福一聽之天固當守文中無辨之訓第臺下爲政以
來民自不究恐此一事或有微枉故敢少布以報知已僕
惟自諒不必臺下之諒僕也

答陶太學書

憶自越溪與足下邂逅舟中得奉杯酒之餘歡因念令先
君不覺歡而悲然又幸先君有象賢子則又不覺旣悲而
復歡也此後兩辱枉顧一荷教貺寥寥不相聞問忽又經
歲茲得手書無異空谷而聞天籟也所委一一課付來手
第莫文稿混櫟集中一時未得檢閱借令先君有他刻當
効勞筆研何如

再復王胤昌太史書

去歲奉手教率爾附復心與鴻飛計到日獲鑒微悃不意
門下乃有此大慟也門下用父譽於身後慰母慈於生前
揚子名於題屏之書恢祖烈于過庭之訓古今語大孝者
孰有踰于門下乃卑卑推下走嗟哉嗟哉斑衣舞褐非紆
青拖紫之榮尊羹藿供無太官玉食之享嗟哉嗟哉厚顏
父矣往歲兄子釋褐卽遇恩典家兄嫂受封下走羨之有
低頭不敢荅慈親之作心事具見矣烏在其爲三公不易
哉惟七試鄉場僅僅一遇四蹶禮闈客游旣倦將勉就黃
綬則地未必遂迎養之便時未必值推恩之期輾轉竟夕

決意曳尾蓋身亦未嘗不勸駕也况敢肆大言謂能齧鼠
名位哉舍愧追養悞忸承顏殊非得已人子之職毫未云
展視世之能榮親者皆瞠乎後矣矧大孝若門下哉太恭
人誅勉就成稿任均蚊負才乏兔穎如何如何辱問訊近
製緣懶慢倍前濡毫不數雖有一二應酬亦未灾木無以
應教雅貺下頒拜嘉珍感雌伏之人不能越疆而弔聊以
香燭附致絮酒之忱幸矜而存之

答袁文毅書

僕窮愁無聊以著書自娛好事儒者助貲登梓遂與奴客
游大江以北計足下顧盼能重聲價請僕寓書造門不意

從者他往竟爾空返適得手教知曩緘已入記室矣足下
才望宿高不無入宮之嫉稍任意氣便似凌物無怪其左
轉也然當道方汲汲涉明不難推轂固知滄駕不能久淹
驥足無勞熱中二司馬傳讀不數行便覺駸駸逼古來教
肆力古文言不我誣賓鴻旋迫方蓬首垢面具復未遑卒
業耳

答吳幼安同年書

自甲子之秋與兄在長廊會晤歡如平生不意弟得蹇困
而兄亦遇明夷旅人且各天一涯不及握手說舊事悵當
何如去歲於薛太學所得訊起居酒邊興歎不覺三復一

身作客如張儉之句漫成一律奉寄竟爾沉浮近復以拙
刻托之薛使亦未知得達否書問之難且爾况對面耶此
行非特遣使又付之無何有之鄉矣一笑一笑新集開卷
翩翩逼古但張祿我范睢世間不知有劉備耳

與俞子如書

曩春得閱會錄知足下搏舉不覺呼兒命酒臨風開襟形
之小咏今已燹木不意居無何爲頽風所激明目張膽言
人所不能言亦言人所不敢言而乃漫焉俱黜夫司寇觸
邪不爲越職少正矧之誅尼父先之矣何罪而黜哉黜則
俱矣清濁涇渭海內自有定論弟初雖不能不爲足下憤

房山先生集卷二ノ書二ノ一
八二
懋然竟乃爲足下擊節耳今時游食四方者曾不識一丁而托名詩章乞書請謁狐媚蠱惑動充囊篋縉紳甘餌不知實勝欲借其游揚特爲折節緣以入賄陽則爲名陰則爲利者在在有之此風一倡士庶罹害不特處士橫議而已足下以孤力攻之非有天下大識見大力量者疇能然哉日者計枋人抵海上欲買舟奉候而老母在堂不能不以一水爲遙敬遣力申悃

答李儀賓書

高皇帝三尺法明如日星凜若霜雪囑托之禁固儀賓與舉人所當共守者也惟足下不知法又不畏法故不惟自

囑托而又假人之名以囑托惟區區知法又畏法故不惟自不敢囑托而又惡人假己之名以囑托今足下既知過貴於能改不然不有人非將有鬼責矣且足下自應在江右守郡主墳墓何事撓敗吾吳士風爲也

答史沔陽書

追惟庚午歲杪北征門下橋梓連駮而走亦棣萼方駕遂獲邂逅於風塵奔走間迨就館舍亡弟病作荷過存者罔間朝夕戚實同之及放榜賢郎君延登走則與亡弟私相賀爲一洗下第之悲則欣又共之矣此後亡弟不延走亦絕意仕進而門下典劇郡蜚聲江漢間賢郎君復自郡理

晉列尚書郎爲都門群僚所左袒彼此便迫然有雲泥之
隔然中心藏之夢寐可徵也計門下亦不殊此走嘗以吳
習狡譎好作贗書以干涉公府故仕路相知非先見寄不
敢通一字不獨于門下愆也乃辱遺書幣見存拜惠之頃
曷勝愧慙開緘三復無異面談走賴餘庇老母年七十有
九聰明強健如半百人長兒玄星年十四僅能成篇次兒
玄宿八歲日可誦數十行皆習禮經不審異時得廁私淑
之末否知門下素懷通家之愛敢及之至乃瑤篇秘旨重
封枉寄非敢請也願所願也文選之纂聊寄窮愁顧荷許
可幸甚幸甚少別數年會面無由臨書依依

再答馮咸甫書

自曩夕與傅明府席奉陪談笑於亡弟園中此後更未嘗
與明府相聞惟閉門支枕安貧寄傲且不知世間有明府
又安能知其微擢耶邇來祖餞賦咏雖相知者亦復寥寥
矧面交貴游乎左右欲投瓊不妨自致之也尊君起居勝
常計不久東山左右豹養既久鵬騫不遙橋梓相輝畫繡
色養世間男兒事任左右爲之當令野人生色佇望佇望

答徐茂吳司理書

名賢返桑梓足爲畢閉榮未及從父老奉牛酒勞從者迨
惠臨後乃作燕賀病夫懶態知不可宥顧辱不諱錫以精

夙寵以品題感戢何如所乞壽言四五日後當躬候叩領
雖王伴立索然亦知能事不受相迫促也

答俞子如書

足下言足下所不必言實言人所不能言然不獨洗刷朝
班亦大有功於名教第當路以避嫌故處分殊失涇渭而
奸黨雲布邪說混淆尚有可爲寒心者向特遣一力奉候
而從者尚未抵海上僅僅得尊君報言令人三復少陵夜
深波浪濶之句適拜來翰知已遂承顏不覺焚香扣齒仲
夏出游萬勿爽虞期

答王孝廉世廉書

久不得佳問無任懸懷接手教大欣慰且辱以瑤序爲殘
編輝感戢感戢僕初謂搯觚染翰不必取重於一時千載
之後自有定論今足下愛忘其陋曲加許可則世間定論
可無俟千載矣卽當付之梓人以永其傳耳侑享之說誠
萬古確論僕曩亦有感時事謬作一議雖不敢謂智謀之
士所見畧同然亦多不詭尊旨至 太廟之說尤是一大
斷案異日以拙議灾木當借重以爲硬證如何如何僕母
老子幼不能以不肖軀爲國家効犬馬矣誠清朝罪人足
下頻年公車亦是士人分內事而每過吳門不一相聞豈
以迹異異僕耶考之易傳則或出或處不嫌同心質之古

人則益壯益堅乃稱烈士足下可以自信矣獨不能信僕
哉秋杪冬初把臂是禱

復王胤昌太史書

飢渴歷時無緣咨覲每一教至輒爲馳神清節如門下卽
不遠千里遣使下存裏糧之費亦旣艱之矣矧損此大惠
重以珍圖令人承之以厚顏殆匪毫楮所能布謝也猥辱
不鄙蒙昧俯示報慶新編且責以品評走何人斯而堪此
然不敢不罄其愚譬則坐井觀天而爲靈憲布游儀耳

寄詹汝欽叅岳書

經歲不相聞追思曩歡晤猶似昨日計當同之也當路薦

賢知東山不能留安石然猶異仙舟道吳復得攀戀及得
蔣都閩書則知使節已臨江右矣人生會面豈易得哉情
性二生邈來何似音調減疇昔否蔣儒將其人恂恂當受
知門下應不以常調目之近編夢占類考刻成奉寄博笑

荅蔣都閩書

經年不接高論雖若睽違然門下聲蜚江表流播鄉閭桑
梓野褐亦獲耳熱未殊面對也乃勞飛書損貺媿何以承
詹叅岳抗節任氣負海內重望爲其相知者每憂其不爲
時所容今旣以薦出得與門下同寅便是得一侯無可韋
絃之益益端有望焉

答戚少保書

僕自自廢以來以衣褐弊陋不解作時態故不樂接對縉紳至若門下則欣欣願爲執鞭者豈在踰垣鑿坯例哉予教至益感不遺月杪當携一壺一榼追陪於公瑕山庄不敢虛雅意也

答顧道行憲副書

猥辱命製春帖率爾不足揄揚盛美計惟高皇賜陶學士者或稱情足下第不敢以拙書僭登耳一笑一笑許惠瑤篇不勝加手於額俾家徒四壁者與瓊林大盈頡頏在茲幸留意焉

與趙郡理書

曩辱騶從下扣葦門清論光心英辨溢目所謂一面交款
便成平生忽忽經年于此矣下走素慕范伯孫名諱未嘗
達于官曹故凡當路交知不敢輕發一郵近乃爲一亡賴
造下走贗書上于本郡朱太尊幸而發覺得白心跡及公
瑕之微又聞此輩仍以賤名贗書瀆龍公祖歸而見語不
覺支髮恐未免亦有假托以希撓明法者雖高明必不爲
所惑而爲下走累者不淺茲因門人入試之便附申記室
幸介意焉

序

刪正琵琶記序

琵琶一記膾炙萬口傳自勝國蔚爲詞宗敷揚綺麗語語
傳神描寫酸楚言言次骨故能令德色于履鋤者發愛日
之誠俾貽譏于塵尾者慕小星之義白雲在望羈旅興懷
于異鄉黔首協和里閉還淳于同井誠感發人心之一機
而裨益風教之要物也顧相沿旣久翻本轉多貌肖者病
于豕亥響鈞者錯于庚青添蛇之足混石于瑜續貂之尾
亂雅以鄭効顰笑于西子學步武于東嘉人罕問奇市惟
灾木古調榛荆賞音寂寞日復一日訛以傳訛不有正之
曷其有極大梁儒俠醉心引商武林仙尉留神和郢薊門

傾蓋等三笑于同聲茂苑班荆審八音于合志遇公瑾當
推其顧曲在尼父必反其善歌乃援帙嗟吁遂彙編叅伍
片言期于復古隻字必于宜今考辭正言匪傾俗耳刪科
襲譚猶捧衆腹探移易之本旨務得兔而忘蹄略宮商之
故步惡刻舟而求劍緩急協度繁簡適中還面目于本來
通聲音于政理厥意微矣厥功茂矣若乃命名本于王四
牛姓駕夫不花夢蔡之徵交花之瑞則事或傳于裨家語
或得于塗說所當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者也

論

李璣論

以一身膺變故于君臣父子之間而不失其正者李璿而已
璿懷光子也方懷光解奉天之圍璿已官監察御史矣
一旦咸陽之幸方始雲夢之疑遂成使棄君而從父則不
忠讐父而徇國則不孝古今之不幸孰有甚于璿者天倫
之大變孰有甚于璿者有見諒之君而九重親于一堂有
不可諭之父而膝下遠于萬里其始也以懷光之功而爲
盧杞所譖是君負其臣也璿能憂父之憂而不能以其不
平者鳴之于君其旣也恣懷光之兇敢與朱泚通謀是臣
負其君也璿能分父之過而不能以其不可諭者挽之于
父說者謂瞽叟殺人在舜以爲難矣然瞽叟可竊而懷光

之勢非可竊瞽叟可逃而懷光之罪不可逃苟非審經權酌輕重校可否協時中者未有能得其正而不過者也。則謂待死非所以幹蠱也而捧命以諭父謂掩罪非所以明忠也而直辭以報君謂偷生非所以彰節也而殞身以見志不能伸罔極之報于逆父之前而能辨吉凶之機于憂震之日不能著回天之績于明主之側而能明順逆之理于危疑之際君欲肆赦則必達其情于父父雖見留又必反其命于君摧心彌縫投淚往返迨夫君親之隙已成忠孝之塗已絕則齊志于重泉飲恨于黃壤不得幾諫于三驅宥罪之辰而不難絕吭于一蹶授首之日其生也與

父俱生而不與父同其謀非求生而進言也其死也與父俱死而甘與父同其罰非賣父以求生也孰謂有臣如懷光而能有子如瓘哉或云瓘以身殉父死可也乃必盡殺其弟而後自殺是自絕其父之後也可謂孝乎不知叛逆之罪本當族滅瓘之殺弟天之降殃也於瓘何與焉作史者惡懷光遂畧瓘之事而附于懷光之傳雖所以昭法戒而非所以勸忠孝也愚謂懷光傳後當書子瓘別有傳而瓘當獨爲立傳其義始得

議

先師廟祀議

夫禮莫大于祭而祭必有義苟義有弗協則禮有弗稱矣
孔子廟祀之典 皇祖於太學已易像爲木主而丘文莊
林蘇州之見亦不約而同至嘉靖初年則又易王以師而
各學皆易像以主蓋以大君有不世之資大臣遭不世之
遇故更新于一時者足以垂範于後世也第其間尚有當
更定而未暇者敢僭列之庶議禮而擇芻蕘者不無取焉
嘗考魯論德行言語之科非槩及門而論之自從陳蔡者
而爲言耳不然何獨遺于一貫之參乎乃祀典遂據此而
列爲十哲加以四配仍以顏路曾皙孔鯉祀之啓聖之祠
彼從游之士路與皙最久而鯉爲聖嗣即過庭之頃亦有

詩禮之訓顧皆不得日侍夫子之側是子越父而升于大成之殿父避子而退居啓聖之祠受義方之訓者不存而繩武者在列親于其身而承面命者或有所遺而子孫之弟子顧衰然位于前賢之上于義協乎于禮稱乎司馬氏作世家紀孔子在當時從游者三千人而身邇六藝者七十二人是高第雖止于七十二而三千亦皆弟子也未聞孔子獨以七十二人爲弟子而其餘則皆揮之門牆之外也今所祀止于七十二人則大道爲公有教無類者殆不若是憇矣後世有從祀之典躋異代之賢于往聖之域是舍荅問之列而求私淑之徒使及門者不得從祀從祀者

未嘗及門矣今有人迎尊賓者供帳具必先白曰座有其
有某然後賓乃赴苟尊賓已入座而素未識面之人源源
而來則賓必以爲瀆矣從祀之典將以崇後賢而適以瀆
先聖遂于行禮之地爲聚訟之門今日進楊雄明日黜楊
雄今日進安石明日黜安石雌黃于尸祝之頃臧否于俎
豆之間可以爲禮乎必欲以從祀爲當則吾恐道德功業
恆相須者也則凡立德立言立功皆非有詭于聖人之道
者也乃後世之所取從祀者必以講學必以翼經而事功
名節畧焉然則天下有不言而躬行者聖人之所謂君子
也不無遺乎彼爲子孝爲臣忠或以功烈著或以節義顯

史家之所紀載有不可枚舉者使其生于孔子之前未必
不與泰伯夷齊並論使其生于孔子之時未必不與由求
赤賜比肩獨以其無講學翼經之功而盡舍之可乎因其
不可舍而盡舉之使從祀日亦不足矣愚意七十二人皆
當列于殿而顏路曾皙孔鯉仍躋而與焉兩廡則槩設以
孔門弟子虛主以當三千之位而兩廡之下二門之內東
西向設二小殿以分祀子思孟子其後世從祀者另于所
產之鄉或所寓之地特建專祠酌以時祭使食其講道翼
經之報不必從祀而後爲尊崇也方今紛紛請從祀以爲
國家之盛典在是愚謂指是以爲粉飾太平之具則可果

欲事成盛典則不當汲汲于從祀而當汲汲于定祀不當以從祀爲尊後賢而當以定祀爲尊先聖固不必以後賢而從先聖亦不必以今人而議昔賢也罪我知我惟高明者裁之王世廉以爲代代進進不已兩廡將不能容今太廟 太祖 成祖配享亦皆一時功臣未嘗以後臣參前臣之列而孔庭乃以後賢參入前賢殆逆祀也斯論蓋不能不謂確也

傳

王孝子報讐傳

孝子諱世名婺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爲族姪俊以爭

屋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佯受之雖錙銖罔有不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劍侍置密室朝夕泣拜購一刀銘之報讐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不專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已而生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于其隣醉歸孝子乃迎而揮其所購刃立碎其首以報讐故號于衆歸以白其母遂出其向所封識租價餽值及宿掃首狀赴邑請死實萬曆九年正月也去父死之日六年于茲矣邑陳令驗所封識訪之士民知報父讐是實乃

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上其事當道當道委
金華汪令汪訊之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汪
曰檢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孝子曰吾忍痛六年始發
者爲何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命奚檢爲遂具呈懇
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絕吭柩前獻屍臺下汪
憐之遂移文請于郡言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強顏與
讐同室矢志終不共天封買和之貲不遺錙銖鑄報讐之
刀懸之繪像就理恐殘父尸卽死慮絕親嗣歲序屢遷剛
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揮刀于讐人甘
投身于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減但世名誓不

毀父屍以生惟求卽父柩而死一檢則世名且自盡是世
名不檢固死檢亦死也捐生慷慨旣難卒保其身而就義
從容是宜曲成其志合無放歸故里聽其自裁當道可其
議孝子遂得歸歸之日汪喟之曰子行吾且來子母卽死
吾終不惜爾父旣朽之骨而不以全爾孝子仍以死自誓
誓不欲檢汪喟然曰浮生有涯令名無已孝子正色曰豈
謂名哉理固當如是其母迎而泣之孝子曰身固父之遺
也以父之遺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復何憾謂妻曰善
事若姑善撫若子餘無言見武義陳令陳仍館之前館喟
守者曰無令孝子死迨汪至武義邑人迎而直孝子者干

人汪遂令舁其父棺至孝子聞之大號遂以頭觸地守者持之不得死明日邑諸生翼而見汪孝子望見父棺卽以頭觸堦石血噴如雨地爲之赤諸生相持大號陳汪二令亦不忍視爲之泣數行下諸生請從孝子志汪乃命舁其父棺去遺文而弔之孝子少甦卽求至灘視父棺爲一再慟望弟扶棺登舟父之乃返問汪所在曰去矣讀所遺文曰汪君知我哉陳令又欲白于上免檢其父以存孝子孝子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死之日雲霧昏慘烈風迅雷大雨如注迎屍歸始開窆焉遠近奔哭者載道嗟乎殺人者死律也人命是虛行財是實亦律

也彼買和契贓具在可以坐俊殺良之罪可以免世名抵命之條何必檢厥父屍以傷孝子心哉豈當事諸賢急於全孝子反亂其方寸而慮不及此哉抑天意不惜孝子一死以遂其志以教民孝也夫桓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人有殺夏侯惇師者惇殺之以報讐而卒免于罪報師讐且爾况報父讐乎故徐元慶之復父讐而自囚詣官也識者以陳子昂之議爲非而以柳宗元之駁爲是良有以也且孝子身抱父痛日接父讐含忍六年而圭角不露是荆軻之不能忍于易水留侯之不能忍于博浪孝子能忍之其知足多也至手刃父讐視死如歸雖聶政死韓程嬰死

趙何以加此可不謂勇乎而又不欲以一死易三尺法第
令當官守法雖憂國奉公之祭遵亦不過如此蓋孝而能
忠矣使其不死而登之清朝必能運籌必能折檻必能死
綏必能食鹽必能爲鐵方伯爲景中丞爲于肅愍豈獨一
郡一邑之所表見已哉予不惜孝子之死而惜諸賢不得
盡其生孝子之心是爲之立傳

說

染髮鬢說

嘗聞周人愛老未愛少也漢人有云先帝好老陛下愛少
則老少之好相爲低昂亦未嘗專好少也唐人謂其人雖

老然宰相才語意似以老爲嫌然未嘗以老而棄其才也何今時尊重年少大察之日有年老之條遂使染鬚髡一事賢士大夫所不免夫塗朱抹粉爲優人狀鄉里稍自好者所不肯爲至染鬚髡何以異于塗朱抹粉而賢士大夫甘爲之而不以爲恥哉良由時之所惡在老不問賢否而老卽黜故不必錮祿位者惴然懼卽有志用世者亦恐其以老見棄不得盡展其才故雖染鬚髡之事亦恬然爲之然則此風之倡由上之不好老致之也噫安得上之人有載礪溪下之人有載東阿者而與之語此

贊

呂祠部調甫畫像贊

此祠部葵陽呂長公像也粹乎眉宇偉乎冠裳鳳毛麟趾
玉質金相承顏則樂志名園戀闕則葵心向陽揮麈談天
邁王謝之羣彥操觚染翰采晉魏之餘芳精鑑遠紹乎佩
刀素儉上成平書囊游仙不假乎鶴駕繩武可藉乎鷹揚
寄賞窮羅壁之池館探奇窺祕圖之襲藏豈舜封之毓靈
俾姜姓之日昌

周考叔像贊

斯像也匪曼倩兮而有編貝之齒匪伏波兮而有如畫之
眉顧知其爲青雲之器而非山澤之臞翩然鶴立向九臯

鳳皇圖贊卷之二
以長鳴軒然鳳舉翔千仞而來儀非吾玉潤其孰能與於斯

梧鳳圖贊

朝陽生梧高岡鳴鳳臺成蕭史卜協敬仲

汪元蠡像贊

爾貌則雄吾占乎其中爾才則充胡占乎其窮吁嗟乎其
逢豈天將豐爾後兮而嗇乎其躬

馮躬甫像贊

世其業則醫起其家則儒殆率由乎孔孟而傍通乎軒岐
即其心存乎保赤而知其將澤暨乎群黎儼乎其儀其大

馮之謂歟

謝明卿像贊

脫爾邊幅朗爾眉目棄屣黌校大觀輦轂踐遠遊之文履
厭拘攣之法服任俠慕平原涉億中慚乎端木風流則祭
征虜之雅歌蘊藉則周公瑾之顧曲蓋無俟乎佩紫羅囊
而知其爲康樂之族

姚公理像贊

覩爾目匪傲而白而鑒古則有獲覩爾唇不塗而赤而談
天則專席點筆則緇素之江山掃門則公卿之賓客是無
忝于郡博之籍是曰予之莫逆

孔太學願之像贊

產南都胄東魯開襟度秀眉宇遊負笈坐揮麈冠四門友
千古經筵邊好事褚詠鷓鴣賦鸚鵡公瑾曲正平鼓對壺
尊忘爾汝宜清班登紫府勤令德篤永祐

沈子俊對鏡寫真贊

貌人易似貌已難工惟伊哲士斯克兼通運造化于毫末
肖丰神於鏡中分之則二合之則一優孟登場崔微入室
其斯以爲撈李之挺秀蘇松之重客也歟

銘

顧尉水磨榻銘

延客則下南州之徐孺危坐則慕遼海之管寧誰其作之
其野王氏之寧馨

湘竹厨銘

語架則媲美于鄴侯言筭則比迹于孝先一闔則究乎二
妃之玉筋一闔則燦乎萬卷之牙籤

斑竹香几銘

昔以烏皮今以斑竹隱之而臥則夢瀟湘之雲烟凭之而
坐則醉水沉之芬馥

瓶研銘

昔以守口今以墨守

抽逸翁雙芝杖銘

爾守則拙爾心則逸採五芝于玄澗則遺其二取三秀于
玉殿則舍其一

竹杖銘

顯爾晚節既堅且潔扶危持顛永保明哲

杖銘

携手同行與子偕老我銘于斯祈君壽考

白毫筆銘

體則白用則黑毋謂管氏器小是垂功名于竹帛

韓徐二侍讀斗研銘

研則斗石則端雲捧日坤承乾侍紫闈陪金鑿疇其庸之
其廟堂之一韓

端其質斗其製雲乃華日始麗龍章代麟史繼業千秋功
百世疇其庸之其廟堂之徐稭

陳季迪少廣堂銘

堂不數仞地不改闢椿萱瑤草菽水玉液承二親之歡顏
即十洲之秘宅胡然而親胡然而仙是永爾年請質之道
遙之篇

碑

重修義勇武安王廟碑

柱史莆田朱侯以著聲臺中推典劇郡自克而轉之蘇也
庶務畢舉百靈咸綏民受其福矣一日過王是廟廟多傾
圯若將鼎新而緒罔就乃召司廟者訊之則曰廟創自勝
國歷年二百而遙僅僅于弘治壬戌一修今又歷八十年
而遙始謀所以重修者先是有少叅徐君施之金而未竟
厥需故工弗果竟侯則爲之慨然旣而捐祿助之於是吳
之民間侯之有是舉也莫不欣欣然景附樂輸財用是儻
工用是鳩榮榷飭丹艘備不崇朝而廟用一新焉予惟王
之忠勇義烈何所不宜祀然廟之設必有攸自若廟解良
則以王故蒲產也廟桃園則以王與昭烈所起義處也廟

荆州則以王墓所在也茲廟于吳者中臥龍之街而西向者何蓋郡城在群山之東而岑寧謙峯聳其右則堪輿家所畏白虎入城者也故曩昔經營斷城者幽則建城隍神廟于街之西而攝之以社稷之靈明則建察院于街之東而威之以激揚之重然猶皆南向也惟王之廟則西向而直當其衝以爲郡城鎮自郡城有是廟而民之奠厥攸居者于是焉賴故凡逆釐禳災覲青祝延者莫不蘭蒸椒漿奔走于王之廟有籲必酬有卜必啓是王之靈固不獨以是廟而顯而郡之所以庇于王者則惟廟是賴也然則鼎新之役其有大造于吳之民者豈曰渺小乎哉而侯于是

虞實錄卷之二
役也能不以斯民故捐助哉王生前爵亭侯而此云王者
從宋代所推崇也辭曰

烜赫雲長矢心炎嗣鴻毛厥生泰山其義旣顯者畧未酬
者志英風千載崇祀百世柱後惠文來守茲土歆神錫祉
陟廟興撫損酌養廉鼎新祠宇跨此臥龍鎮厥白虎欣欣
蒸庶罔不予來雲騰財力風掃氛埃神禴薦鬯鬼趨庭槐
舊觀復還重門洞開號崇武安封實漢壽功雖未竟名則
不朽爾徵牲牢言潔俎豆斲石勒銘爰示厥後

墓志銘

羅明府元配錢夫人墓志銘

萬曆辛巳十一月十二日羅明府元配錢夫人卒越二年
明府將舉夫人柩葬之吳縣光福里騎龍山之新阡乃手
自爲狀屬予志其幽宮曰應兆先室人之相予也有年應
兆之蒙柶于先室人也有年予文足以傳信其爲予志之
以紓予哀予曰唯唯方明府之未第也予二三子與明府
締社爲經生言明府故食貧能不爲治生岐厥志其文日
益精進且其供饌視諸家陪豐旨故知明府有賢內助云
夫人姓錢氏世爲金閩望族父楨母韓氏夫人八歲喪父
三幼弟呱呱而泣母筑筑以居夫人仰事俯恤一如成人
則旣熾然殊矣及笄德充于容行淳于言柔而高朗和而

嚴恪女工剪制之事中饋烹飪之節咸不習而能錢母知其宜偶君子也乃爲慎擇所歸然又不忍令其去已思得英彥而壻之久之未有以當也是時明府方游吳邑庠聲稱籍甚而以遭倭夷之變家日益落無高貲以姻巨族又倚其才好爲氣于朋儕中無所下不屑與庸衆人爲姻婭用是弱冠未婚錢母聞之喜曰是吾所願壻也于是禮請而賓之明府乃受夫人於錢氏之廟夫人時年甫十五旣婚謂錢母曰其人氣高難事兒當董事之然兒得所歸矣且其人將高吾門自是凡家所需一不以溷明府俾得精專其業及明府罹其尊君之戚大事倉皇弗備夫人則又

脫簪珥佐之曰無以無財儉親使其日抱風樹悲也其不敢以贅壻故外夫家也如此久之諸弟畢婚夫人乃曰事吾母有人矣吾其從夫乎乃與明府徙而卽家家四壁立寔如也戊子明府領鄉薦二族之內外及其里閭之人皆以爲夫人贊助淬礪之力居多焉既而明府五上春官未獲一第倦游而歸時復咄咄夫人唁之曰功名未必盡由命殆有遺方耳磨鍼鑄研義有可尋子盍勉之哉癸酉冬再從計偕北上夫人送之曰茲行也計不空返然毋對大廷明府詢其故曰子任性直行不能視人眉睫恐不免宦拙明府笑而頷之甲戌明府果登第解褐令南海南海故

繁劇縣縣多顯族明府精飭吏治一無所假借用是課最
而謗亦起銓司憐其才改令松陽至松陽其治一如治南
海曰吾直道而事人也竟以殿當左遷乃飄然稅駕一如
夫人所規云夫人其明達婦人哉他如節璣穀之飾而延
師以訓子譏臧獲之詐而擿伏以出金其智畧又有出于
男子之上者宜其膺綸封享遐錄而未沾一命莫迨下壽
何哉豈天固豐其才而嗇其數顯其畧而晦其身耶抑其
勞力于內政疲神于心計而于延生永年之道未之聞也
夫人生于嘉靖乙未至其卒之日享年僅得四十有七生
三丈夫子世英娶安氏爲僉憲公孫女世達娶金氏世英

世達皆國子生世芳聘管氏爲僉憲公次女女三人長適
徐天裕次適顧其行卽儀封令長子次許字馮某卽撫州
守仲子孫二人某聘劉氏憲副公孫女也餘尚幼夫人家
世不逾齊民旣得配君子所舉子女又皆與名公卿聯姻
天意殆以是報夫人哉亦可以自慰于泉臺矣銘曰
柔貞若人內政理幽光沉歲在巳宅卜巖阿兆靈趾寘
珉於隧勒厥美騎龍之原樹蒼窳窳旣封靈斯藏翠微
紫氣過愈揚子孫百祀永吉昌

墓表

迪功郎陸公墓表

萬曆十二年某月日太學生陸君伯元舉厥考迪公郎柩
葬于江寧夏家山之陽先是太學請侍御丁君列其狀比
部袁君志之而銘其幽宮矣猶惴惴焉以先德弗耀是懼
而授簡于予予惟文如成公子安尚以貧賤故不爲人所
重顧予何人斯而敢任此今惟括二君之辭庶幾可借以
爲重且予未任典謁即識公於先君座上誼有不容辭乃
爲之表焉公諱言字子聲其先自漢豫章守烈爲吳令因
占籍爲吳人在宋有千八公者仕至翰林承旨其孫華登
進士第入元被徵不屈杜門抗志世有名德至南樓公朴
娶王孺人是生公公生而岐嶷長爲郡博弟子貞則受知

于督學御史聞人公已而遊成均則受知于大司成龔公
然公故數奇試棘闈輒不利乃攬鏡搔頭顧歎曰士不遇
將畢老無以自見遂已乎于是則投牒謁選銓曹得檢楚
臬法非其好也至則有憲副鄔公攝臬篆見公趨謁詞氣
非庸衆人乃試以巨獄數條令覆案公立爲剖決多傳古
義鄔公賢之爲游揚其聲故上官多以盤錯寄公若攝黃
陂攝江夏攝漢陽檄不一下皆無遺事乃其搜匿賦而奸
民白凱抵法廉詐僞而大盜劉三伏辜平反重讞而彭鳳
等獲雪其寃周贖民隱而毛鳳岐獲全其夫婦皆班班可
紀他若理鹽法權舟稅稽庫藏督京楮聲聞梁楚聞群僚

讓能焉其尤大彰明較者則在 景王之國 景靈還京之際當是時豪猾狐假虎巨璫鼠憑社雲合霧集燦至風起非兼王土則漁分民非嚇守令則虐驛傳承事者柔則撓法剛則賈禍公不交睫不解衣不詭隨不激抗和巽于外執持于內卒之上無忤下無耗蓋王尊之勇王吉之諷並用之矣夫公僅僅一幕僚其展布乃如此第令綴巍科登要路其所策名者當何如哉公方自謂身當奉職顯節官下俾持衡者知貲郎中未嘗無人無何而唐藩之命下矣公度閒散無可爲建功卽上疏乞休得進階得劄以歸歸而視伯元于南雍愛秣陵江山之秀遂卜居焉俾他日

謂占籍秣陵自公始亦猶今日謂占籍吳自豫章守始也
公極樛喪母而哀慕終其身事繼母沈氏無異所生沈亦
忘其非已出也居嘗惟劫質盜持公父急公跳而出請代
盜兩釋之又友愛諸弟無所假飾然則公豈獨能其官哉
殆孝友人也初公謁選京師與同鄉毛光祿遊一日賁古
研于毛期以歸而償其值及公歸則毛以旅櫬先矣公赴
弔因以研值償厥子子謝不知也以問厥母母亦不知也
辭不敢受公勃然曰吾豈忍以光祿之死而死之哉置值
几筵拜而出賓客相與歎光祿之得友而公亦以此益馳
義聲于吳下公顧名自儆以慎餘名齋而實不可掩者類

如此傳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公之謂歟公卒于萬曆辛巳七月十四日距其生正德己巳九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二配袁氏出儒門有婦德子一卽伯元娶方繼王女一適丁侍御元復卽所爲公列狀者也孫男四登之應天府學生紳之賓之升之辭曰

秉和粹成懿令內行脩外表正試弗售安乃命品則微顯厥政理禁劇馴強橫翕金昆擇玉倩貽孫謀翼子姓吉土卜佳成定金可刊石可磨過者式咸起敬

誄

王太恭人誄

太恭人爲信陽故廣威將軍王公元配今太史公母寔故
光祿丞袁公允女也太恭人薪膽厥儷以援拯其顛溺俎
豆厥嗣以昌大其門閭嬪風母道殆兼之矣癸未之歲太
史以使事便道歸省獲承太恭人歡又太史之子以祖爵
試大司馬弁諸材官立功遼左度乃世封方侈餘慶進百
歲觴乃太恭人以是歲之十一月二十九日棄太史輩逝
太史抱寶鹿之大痛懷陟屺之深感手自爲狀狀太恭人
懿履苦行殊悉讀斯狀者靡不津津泣數行下于是據狀
徵德用紆蒙款表之素旗爰俟彤管遂作誄曰

惟濟平原肇基厥王一遷大寧再宅信陽伊祖伊曾茂烈

孔揚廣威挺生爲邦家光顯允光祿篤生淑姿望筭來歸
孟桓是師室號賢女家稱令妻主饋惟吉鼓瑟攸宜廣威
遭訐部司反側引繩批根斲善剔直身繫園墻寃成羅織
笈笈恭人謀拯厥天夙夜營拯簪珥悉捐內外咸控疇能
我憐八斗旣畢三木始蠲餘力不遺存此堂構黠鼠再罹
懸磬同守投牒未申閔凶茲遘昭誣雪累爰責我後伊後
克遵矢心籲天幹知非蠱蓋識無愆恭人色喜吾事已全
人曰子孝吾曰母賢健者使君弱冠赴赴校藝莫先臨敵
恐後繩武有加詎惟滙垢功懋文孫澤緣大母難老當錫
上壽弗躋仲冬之晦貞菟去幃幽蘭萎萼寶婺藏輝靈爽

曷之淨土焉依嗚呼哀哉鵙鳥不鳴烏獨哀仙萸盡落護
英偕降青女于北陸慟孝子于南陔風振條兮木不寧水
益壯兮臥難開口有澤兮徒存髮旣斷兮成灰嗚呼哀哉
龍輻駕兮將升鸞書徵兮不返豈九原兮可樂去二難兮
日遠念終天兮啜粥懼滅性兮加飯効蕪辭兮吳歆當殤
露兮楚挽嗚呼哀哉

祭文

祭封君張少師文

代

於穆少師挺生晉胄蒲坂孕靈中條毓秀邁志箕穎卷跡
嵩塵儷需偕隱交投逸倫文成五色公藝百字計然讓知

魯連推義堯世遺賢舜鄉逸民五桂踰竇八龍減荀篤生
衡弼式光帝賚功推由豫道隆交泰潤澤萬國挹波求源
覆庇群工仰華知根寔惟丕德應錫難老羽儀天衢蟬蛻
塵表遐祉未艾絲綸有加侔徵紫氣籠嬾黃麻鬱鬱孫枝
森森青紫羅拜膝前頷之而已冠則遠遊杖則靈壽軒蓋
雲集冠裳川走稱觴致祈少亦百年仙籍既賓張星在天
邦失典刑頽山萎哲家借碩輔斬焉衰經至情罔奪求忠
於孝克孝克忠義方之教廼典游申唁茲鼎臣分山瘞玉
開閣圖麟璠璣却斂玉帛榮觀禮用上公護屬禁近華表
平鶴豐碑鐫龍紀漢三老銘秦五松某仰止山斗沐浴江

海桃李厠門葑菲蒙采聞計興悼執紼莫由瞻訓神馳感
化涕流拜緘多絮用歆蘋藻藐茲誠素陳辭敢告

跋

恭跋

御書清白傳家四字

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伏羲畫卦而河出圖信人文之柄
非作之君者其疇宰之哉此御書清白傳家四字乃以
賜凌金吾玄德者金吾早負科第才而以大司馬任列官
禁近意離明攸矚知能世其家聲非偶爾飾寵也臣雖伏
海隅不得効忠筆諫之末焚香瞻閱無任欣幸

爲張茂賢跋陳道復詩畫卷

白陽先生諱淳字道復晚以字行其經生言師衡山文先生若無聲詩則每以青藍寒水自任人之尚先生亦不下衡山云此幅點染秀潤絕類勝國高手蓋其少年筆也其辭翰則末歲作亦自率真張君茂賢能外繩其武乃以此圖此詩合而成卷後之證黃鶴於松雪者其在茲夫

題王太史遊二姑山記

麻姑之會王方平於蔡經家也事涉奇幻宜存而弗論可已魯公正人也乃因仙壇作記述之甚悉者何夫史可傳信亦可傳疑要在不溺焉耳卒之魯公以耆齡高位全節

令終未聞有飛昇蛇蛻之舉其不溺可知也然遂令此山以仙得名則所藉于此記者非尠小矣王太史胤昌以使事之便閱幽南城固非遊方之外者乃應接會心標之藻翰而又拈出從姑之勝俾其名與麻姑俱顯是從姑之得太史猶麻姑之得魯公也始太史未遊二記未出從姑與一丘一壑安能自異哉得此遊此記而今好事者知有麻姑山又知有從姑山人士之遇否信亦有如此因以知太史異時握銓衡居台輔必能爲國家明揚側陋光巖穴賁丘園而遯世逃名之士亦必有蒙從姑之知者豈獨令二記與魯公後先相輝哉記杪問荅真贗等語與上林羽

獵意同其不爲所溺益可見今海內逐逐慕仙子恐不知
太史者亦疑其欲追周穆之駿陟祖龍之橋踐漢武之大
人跡故爲表而出之使讀斯記者知太史云

題孫叔達西湖畫卷後

予早歲嘗一遊西湖僅僅得其什之一迄今三十餘年追
想其勝惟百之一矣乃觀叔達所類西湖恍還舊觀非能
爲山川傳神者何以至此昔蘇長公謂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粧濃抹兩相宜人以爲善名狀孰謂此無聲詩讓有聲
之畫哉

題孫叔達爲吳水部圖西湖冊後

西湖之勝甲江左有慕而不得至者有至而不得遊者有遊而不及圖者吳使君旣以奉勅視浙南關榷事得至其地又得以公餘時一遊即遊有未遍又得善繪事如叔達者爲之圖不啻神遊臥遊而已叔達嘗遊太史文先生門得其衣鉢使君爲國博先生象賢又今所推風流儒雅者故樂爲之題使君方駿駁嚮用則宦遊所閱歷當不止此所至未必勝如西湖卽有勝未必得從容以遊遊未必得圖其勝圖未必有善繪事如叔達者要之此帙不獨爲之發軔也

陳淳父三絕卷跋

予生也晚不及見陳淳父先生然每於圖翰間想見其風流蘊藉云此雲山小幅入海岳室可稱逼真楷法師心兼具河南北海面目所書浩然諸詩則又其素所愛慕摹擬者也題曰三絕豈阿私淳父哉

祝文二公書卷跋

祝京兆超逸絕羣然小德出入文內翰出規入矩細行必矜故二公之書頗類其爲人然京兆好訾內翰而內翰則極推京兆在後世具眼者未必肯低文而昂祝也

文太史書阿房宮賦跋

阿房宮一賦是以曹劉藻思運班馬史筆故不獨蘇長公

喜讀之而文太史亦喜書之此卷爲嘉靖甲寅所書蓋三十餘年於此矣家弟珍襲未嘗輕以示人乙酉九日在文起堂展閱遂記歲月於左

書唐伯虎詩後語

此唐伯虎先生作也近時立門戶者本無真識好訾毀往哲以自賢其視此作將不啻敝帚予獨愛其真率曠達可爲南華衙官東籬別駕特爲書一過并識所感云

題顧學憲道行海岱吟

嘗有感於莊舄越聲鍾儀楚音而知國風之區別有以也顧近代參名比譽家北郡而戶濟南不肯緩頰吳歛而必

欲卷舌齊語是遵何道哉道行不改故步自臻邯鄲其邁
往不屑之韻不獨於詩可觀也已茲編也命曰海岱紀所
歷也夫道行世愷之之伎乃不於丹青圖勝而於吟咏紀
遊且讀之洋洋亦有無俟丹青而令人若持杖屨從遊其
間者其視美西施而學顰眉慕有道而折巾角者奚啻百
尺樓上下也鄭德平燕人也能愛而登之梓豈獨不詭隨
時嗜哉其猶國風之採也夫